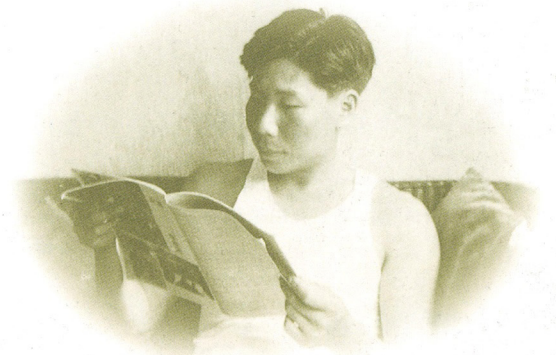




## 雪與櫻的歲月

個性率真的洪瑞麟，  
和所有的「野武士」一樣，  
披上長衣、留著頭髮，  
活力十足地投身在這股革新的  
美術浪潮裡。





1930 ◆霧社事件爆發。

1931 ◆洪瑞麟考入日本「帝國美術學校」。

## 雪與櫻的歲月

**整**個冬季都在辛苦地作畫。日本的冬天非常寒冷，到處堆滿積雪，連畫室的玻璃窗都是白濛濛的一片。為了趕上進度，洪瑞麟白天在川端畫學校練習，晚上再到本鄉繪畫研究所進修素描，希望短期內提高程度，然後順利考上理想的大學。

「加油，素描不好絕對是不行的。」前輩陳植棋叮嚀著說，「錯過了機會以後就愈來愈難了。」

●和陳植棋來到日本的洪瑞麟，不巧碰上日本東京美術學校改變了招生制度，不再降低錄取標準，優惠來自中國、朝鮮和台灣的學生。換句話說，必須拿出實力公平地和日本學生一齊競爭。

●雖然冷得發抖，手指頭凍得僵硬，洪瑞麟仍然把握每一分鐘作辛苦地練習。除了在畫室學習以外，他也勤於創作，年底之前，畫出了許多作品，包括「東京初雪」和「後街」，並且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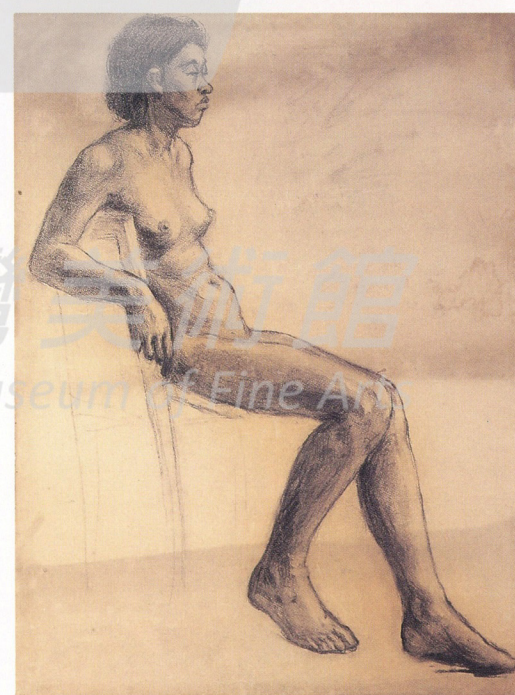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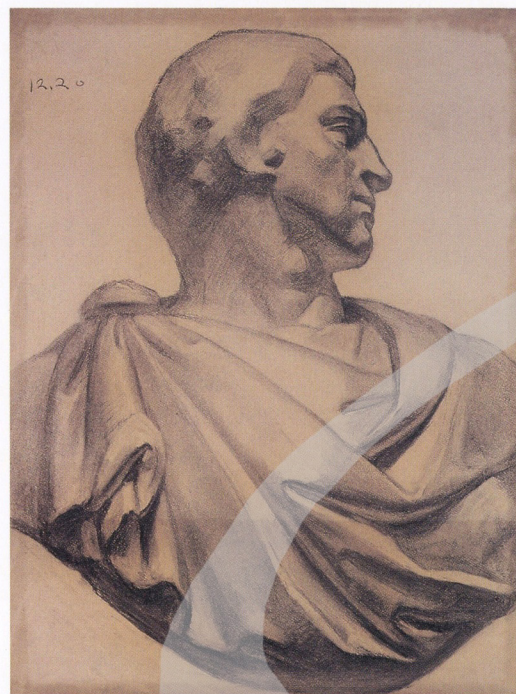
### 2-1 進入東美的兩個跳板

**川端畫學校：**成立於一九〇九年，由日本畫大師川端玉章（1842~1913）創辦，他也是早期東京美術學校的教授。當初只是為有志學畫者另闢一種學習管道，而且原先只教授日本畫，後來因為東京美校愈來愈難考，於是增設西洋畫科，逐漸變成投考東美的必經之途。雖是私塾性質的繪畫補習班，但主要師資來自東京美校，例如結城素明（1875~1957），和滕島武二（1867~1943），則是當年最具號召力的招牌畫家，而事實上他們只是掛名，很少親自授課。從創校開始，該校並無嚴密規制，只是依照程度升級，也有寒暑假。學校座落在小石川區下富阪町的春日通，戰前屬東京偏北郊區，為一幢木造建築。這所學校後來於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炸毀，如今已不復存在。

**本鄉繪畫研究所：**一九一二年，由藤島武二和東京美校的同事岡田三郎助合力創辦，但大體由岡田負責。藤島和岡田同為東京美校西洋畫科成立以來的台柱，更是帝展中一言九鼎的人物，所以由他倆分掌的川端畫學校與本鄉繪畫研究所，便成為台灣學生習畫應考的入門地。

一幅五十號的油畫「微光」入選第四屆台展。

●第二年春天，在盛開的櫻花的祝福之下，洪瑞麟考上了帝國美術學校西畫本科，邁向心儀已久的美術家旅程。



2-1.1~2 洪瑞麟在川端畫學校的石膏像習作。  
(炭筆 63×48公分)

2-1.1~2 洪瑞麟在本鄉繪畫研究所的人體習作。  
(炭筆 63×48公分)







2-3 洪瑞麟 東京初雪 1930年 畫布·油彩 65.5×54公分



2-4 洪瑞麟 後街 1930年 畫布·油彩 65×80公分  
陽光灑落後街舊屋，牆面地上光影交錯。畫面上色塊分割的呈現，有塞尚風格。



2-5 洪瑞麟 太陽與大地 1932年 油畫







2-6 帝國美術學校創立六周年紀念祭

帝國美術學校位於日本東京近郊，創立於1929年10月，1948年改名為「武藏野美術學校」至今。帝國美術學校在三〇年代初並非主流學校，洪瑞麟曾表示：「帝美的風氣比較前進，帶有實驗性質，不是正規而呆板的。相對於帝展文雅、靜態的典型，帝美真可以『野武士』自居。」當時帝美師資多屬日本畫壇上，畫風較為前進的少壯派，與東美的正統（較保守）畫風不同。在帝美的學習，使洪瑞麟可以不受外界的局限，並大膽依照自己的需要，創造更深刻更強烈的作品。

●當時日本畫壇的主流是東京美術學校，日本每年最大的官辦展覽——帝展中的評審，長期由東京美術學校的教授擔任，而畫展的入選者，也多由該校師生囊括，因而漸漸招致年輕藝術家的不滿。

●洪瑞麟從學長的見聞和自己的觀察裡重新擬定志願，毅然決然選擇了私立帝國美術學校。

●張萬傳和陳德旺也同樣考上了帝國美術學校，但因為他們二人認為學校的理論課程太多、創作機會太少，而沒有入學讀書。雖然如此，到日本共同學習的這段時間，卻讓他們三人培

養起濃厚的情誼，終生以知己相交到老。

●帝國美術學校（現在的武藏野大學）成立還未滿三年，是個朝氣蓬勃的實驗學府。和一般傳統學院不同的是，教授們都非常年輕，崇尚創作自由，並且鼓勵學生多方嘗試，勇敢突破現有的作品風格。

●對於個性率真的洪瑞麟來說，這樣的環境有如游魚得水，是最適合也不過了。不多久，他也和所有被稱為「野武士」的學員一樣，披上長衣、留著頭髮，活力十足地投身在這股革新的美術浪潮裡。



2-7 洪瑞麟 酒店 1932年 紙·水墨 18×25.5公分

看似潦草隨性的筆觸，卻繪出幽暗小酒館裡，旅居異鄉的出外人，飲酒作樂的盡興模樣。更有一說，坐在左邊的洪瑞麟正舉杯敬酒，而身旁的張萬傳喝得臉都「黑」了，只是抱著頭，說著醉語。酒酣耳熱之際，陳德旺高興地手舞足蹈，右邊更有半個裸露的身子跨入畫面。角落裡以一兩筆繪成的老板娘和櫃檯邊客人，還好奇地探出頭來看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



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2-8 洪瑞麟 自畫像 1933年 木板·油彩 32.5×24公分

洪瑞麟二十二歲創作了此幅自畫像，幾乎突出邊框的主題，籠罩在慣用的褐色調之下。



2-9 1932年，洪瑞麟（左）與友人合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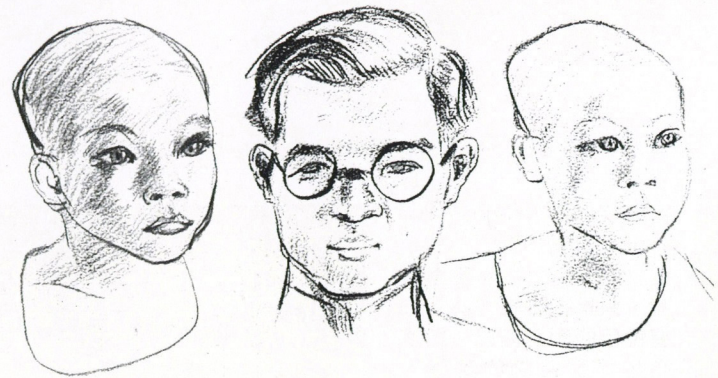


2-10 一直是畫布前的創作者，這回卻成了「畫中人」。陳春德呿牙裂嘴、雙手撐開，和洪瑞麟正襟危坐的模樣，構成相當有趣的畫面。



2-11 1936年12月1日，洪瑞麟（後排左二）參加帝美的畫妝舞會。蓄長髮、披長衣，作風自由大膽的「野武士」，在舞會裡的扮像更是爭奇鬥豔，創意十足。





2-12 洪瑞麟1933年的鉛筆人像習作。

●帝國美術學校的課程相當重視理論，上午畫素描，下午教授學科和外文，四、五年級時才畫人體、油畫；至於水彩等等技法，主要還是靠學生自行練習。

●洪瑞麟在學校學習的態度非常積極，他還參加了「日本前衛美術俱樂部」，對於歐洲正在盛行的立體派、野獸派、抽象主義等等的前衛作品都有涉獵。像他一九三〇年入選台展的作品「微光」，雖然是寫實的作品，筆調卻有立體派先驅塞尚的影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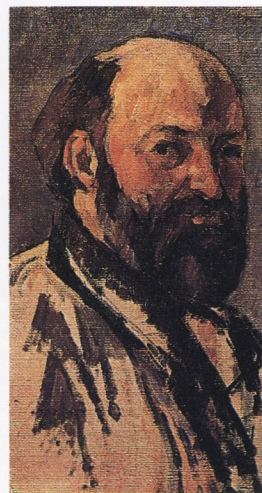
●在學校裡，影響洪瑞麟最深的老師是清水多嘉示先生。清水留學法國，拜在雕塑大師羅丹的弟子布爾代勒門下學藝，作品曾經入選法國秋季沙龍，晚年還獲得日本文部大臣獎，是一位成功的創作者和美術教育家。

●清水多嘉示由布爾代勒的作品中，

領受到陽剛勁樸的創作風格。回國任教以後，也把這種強調軀體肌肉、表達勞動力量的美學觀念向學生們傳播。洪瑞麟瞬間便接受了這種創作理念，清水多嘉示先生的學說，恰恰吻合了洪瑞麟由米勒作品體認到的生命主張，勞動人民堅毅高貴的情操，不就是一種陽剛之美嗎？

●儘管理論的研習非常嚴謹，洪瑞麟仍是酷愛寫生。他總覺得自己有一種直覺，面對實景時特別容易感動，只要是觸目所及，手中的彩筆便能將洋溢的情感捕捉得絲毫不差。

●一有機會，他便出外繪畫，最常去的地方是東京女子大學和高田馬場，武藏野一帶的農郊也是描繪的對象。寫生是當時的風氣，不論油畫或水彩，大部分的創作者都認為，只有自然景物才是磨練眼力和技法的



2-13 塞尚 (Cézanne, Paul 1839~1906)

他認為印象派的模糊朦朧，只是在畫布上塗了一層悅目的顏色而已，並沒有把握到自然的實體。1887年回到老家，以聖維克多山為研究對象，嘗試著分割色面，擷取法國南部天空的藍色和泥土的橘紅為主要色調。「自然萬物都可以由圓柱體、球體和圓錐體來表現」的發現，直接影響二十世紀初的立體派和野獸派，於是被尊稱為「現代畫之父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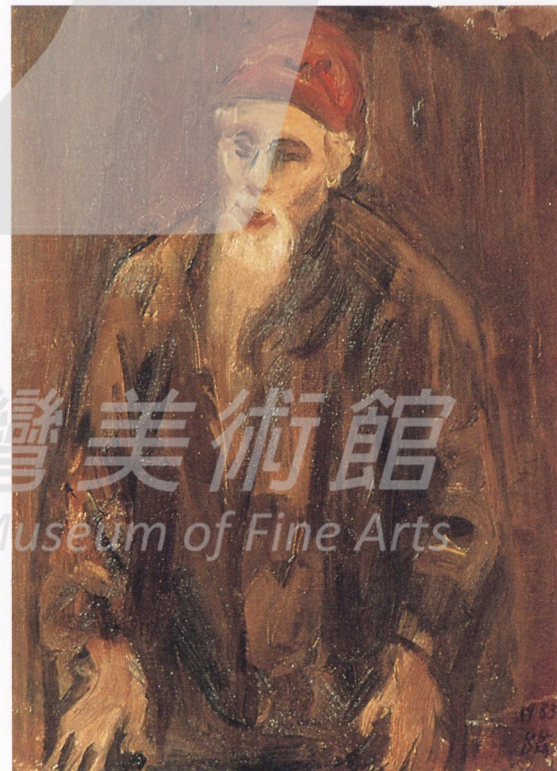


2-14 塞尚 聖維克多山 1884~1906年 油畫 71×92公分



2-15 洪瑞麟 微光 油畫 入選第四屆台展

洪瑞麟在日本曾受到西方繪畫的影響，這幅以茶行老師父為模特兒的作品，雖然寫實，仍稍有立體分割的筆調。



2-16 洪瑞麟 紅帽子 1933年

「微光」一作，現存黑白圖錄。也許可以從構圖相近的「紅帽子」，窺其當時面貌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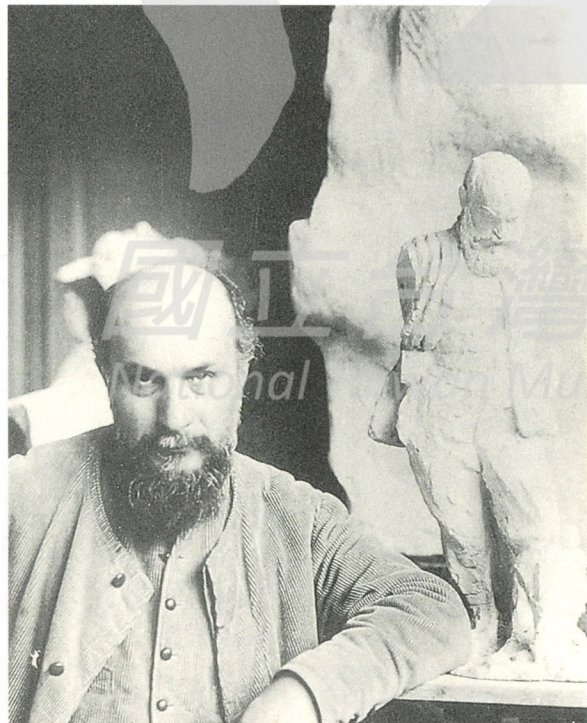


2-17 羅丹 (Rodin, August 1840~1917)

出生於法國巴黎，1875年旅遊義大利，看到米開朗基羅的作品後，才使他從學院派中解放出來。羅丹的作品就是他一生的寫照，而每件創作的背後都有一個激情的事蹟。1880年受法國裝飾博物館委製的「地獄門」，以但丁神曲描述的地獄景象為浮雕題材，上面的雕像似乎都要跳出來，飛去，隕落。剛毅的性格及勇於反叛藝術的大膽作風，使得他的創作在當代備受爭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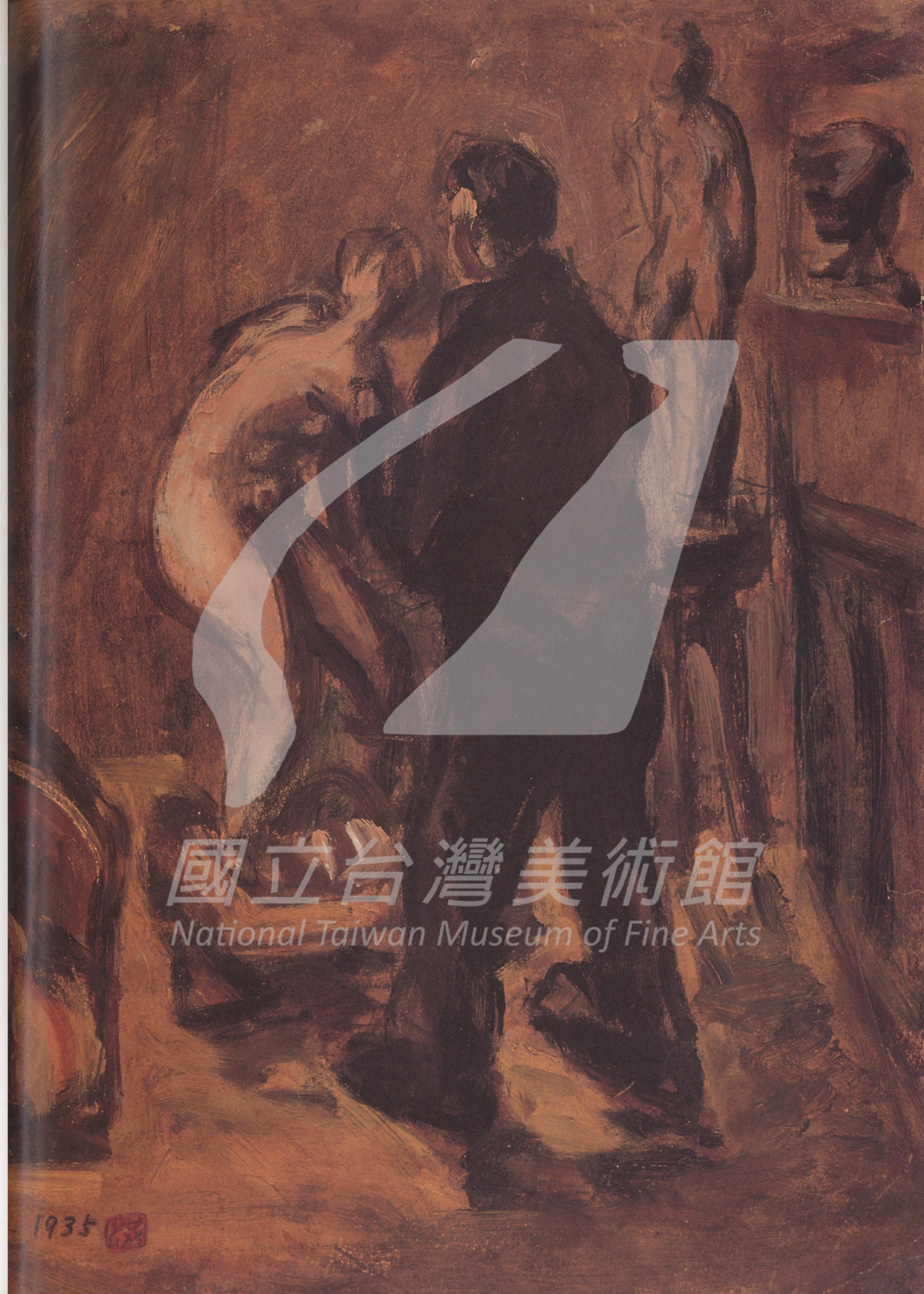
2-18 羅丹 地獄門 1880~1917年



2-19 布爾代勒 (Bourdelle, Antoine 1861~1929)

生於法國南部蒙托邦省的貧困家庭，其父開設木工工廠，所以自小即學得木雕的本領。曾以雕塑工人的身分在羅丹門下工作，和羅丹相差21歲，難免受其影響，但後來他創造出屬於自我，充滿戰慄和感性的作品。他的作品造型簡潔有力，所要傳達的是人類天賦的純樸天真，所要追求的是一種介於「物體的輪廓、體積和空間之間的平衡」。他自己曾說：「對羅丹而言，最重要的是浮凸 (modele)，但對我而言，最重要的則是建築。」希望每一件雕塑作品都是一種建築。(布爾代勒於1908年左右與他的無臂自雕像合影)

2-20 洪瑞麟 教室一隅  
1935年 油畫 38.5×28.5公分  
大膽粗獷的筆觸，似有雕刻藝術裡，  
強調軀體肌肉、表達勞動力量美學的觀念。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

1934 ◆溥儀就任「滿州國」皇帝。

1935 ◆洪瑞麟「蟬聲」一作入選第九屆台展。

●這一天，洪瑞麟和同學暢快寫生，不知不覺中已經日暮西沈了。

「喂！瑞麟君，畫好了嗎？一起回去吧。」草坪的另一端，同學杉本幸太郎招呼著。

「就快好了。」洪瑞麟放下畫筆，眯起眼來看身前的東京女子大學校舍，這裡和高田馬場一樣，非常適合描繪雪景。

●「對了，瑞麟君，晚上還要麻煩一下，再當我的模特兒。」杉本是雕塑家清水多嘉示老師的高徒，正在塑一尊洪瑞麟的胸像。

「拿我的尊容當作品不會影響你的成績吧？哈哈！」

「那兒的話，老師非常欣賞呢。」杉本愉快地說：「順便一塊喝咖啡吧。」

●這一年的冬天依舊飄雪，可是洪瑞麟再也感覺不到寒冷，或許在友情的滋潤下，天氣變得溫暖起來。

●杉本為洪瑞麟塑的頭像後來在正式的

展覽中獲獎，原作翻成銅像保存。杉本才氣十足，可惜二十幾歲便英年早逝，是洪瑞麟求學時代最好的朋友。

●在帝國美術學校讀書期間，洪瑞麟創作了許多優秀的作品，也參加了日、台兩地的展覽。像一九三一年的油畫「靜物」入選第一屆日本東光會展，一九三二年五十號油畫「靜物」入選第十屆春陽會展，以及一九三五年以「蟬聲」入選第九屆台展等等，都獲得很好的成績。



2-21 洪瑞麟 靜物 油畫 1932年入選第十屆春陽會展



2-22 洪瑞麟（右）留日期間與同學杉本幸太郎（左）合影  
杉本幸太郎為清水多嘉示的高徒，他曾為洪瑞麟塑像（圖右上角架上最右），製作期間洪瑞麟還為了擺姿勢而不小心扭傷頸部。這件作品曾於正式展覽中獲獎，後來經翻銅予以保存。惜杉本幸太郎英年早逝，二十餘歲即結束了人生與藝術創作生涯。



2-23 青年洪瑞麟  
38×18×24公分



2-24 洪瑞麟 蟬聲 油畫 1935年入選第九屆台展







2-25 洪瑞麟 東京女子大學 1932年 畫布·油彩

初春冰雪融化，白色洋式校舍牆面斑剝，天空以蔚藍平塗。  
積水的街道，有行人的痕跡。路旁棕色高起的土地，伴有白雪厚積。  
油彩堆疊刮刷的肌理，及簡潔有力的筆觸，是畫家早期作畫的喜好。



2-26 洪瑞麟 高田馬場 1932年 木板·油彩 22×33公分



2-27 洪瑞麟 武藏野校園 1935年 畫布·油彩 53×65公分







2-28 洪瑞麟 屋脊頌 1935年



2-29 洪瑞麟 左營鄉下 1932年



2-30 洪瑞麟 野外 1934年 (台灣的鄉村風景)



2-31 洪瑞麟 老台北風景 1936年 (台北延平北路一帶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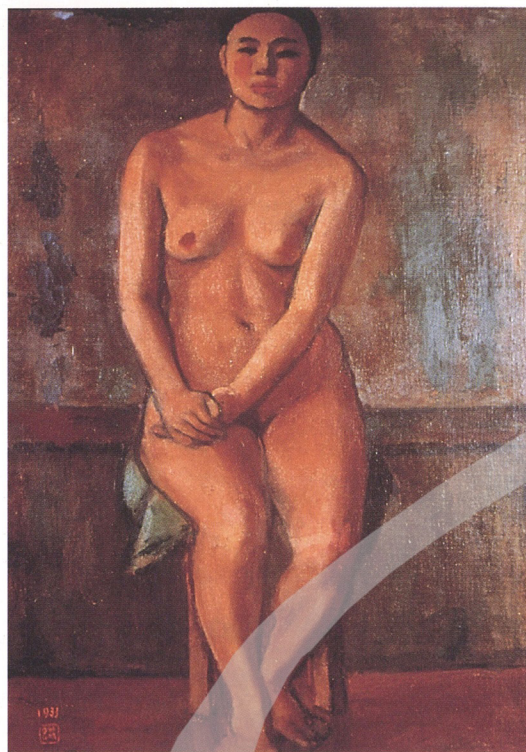


2-32 洪瑞麟 老台北 1933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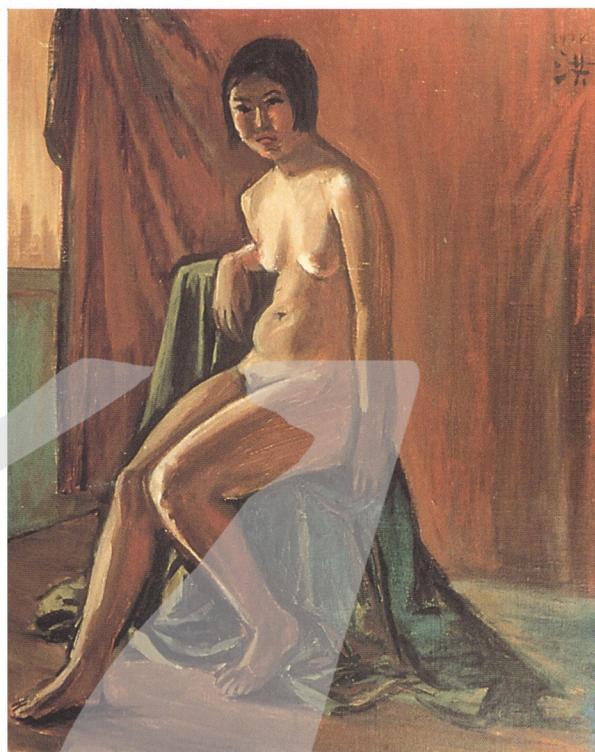
洪瑞麟的台灣風景畫，真實地記錄了當時的生活場景，那溫暖的日光，樸素的屋舍，和戴著斗笠的村夫，在在表現出濃郁的鄉土情感，及反映出他對這塊土地的執愛。(台北大龍峒一帶)







2-33 洪瑞麟 裸女坐像 1933年 油畫



2-34 洪瑞麟 少女坐像 1934年 油畫



2-35 洪瑞麟 仰臥裸女 1933年 油畫

2-36 洪瑞麟 藍布簾與少女 1933年 畫布·油彩

洪瑞麟二十二歲在帝美的畢業製作。渾圓厚實的橙黃色肌膚，以青綠色的背景相襯；而左邊角落的橘紅色圓椅，更是點出了洪瑞麟大膽用色的企圖。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

1937

◆洪瑞麟赴日本山形縣旅遊，並製作百號大作「山形市集」。

◆7月，七七事變，中日戰爭爆發。

## 來自山形的呼喚

●時光荏苒，來日本已經七年了，在這段不算短的歲月中，洪瑞麟成長了許多，視野也拓寬了許多。一九三六年暮春，在聲聲驪歌的催送中，他走出帝國美術學校的大門，成為一名氣宇軒昂的社會青年。大學生活讓洪瑞麟眼界大開，除了學習到完整的美術技能之外，還讓他思慮成熟，建立了明確的創作觀念。

●洪瑞麟赴日七年，每年夏天都會回台省親、會見畫友，並且積極參展。他曾加入日本的繪畫團體，像在「日本前衛美術俱樂部」，就展出了「朝妝」、「武藏野的春天」這類鄉土意味濃厚的畫作；又加入日本新興美術家同盟，和美術家們互相溝通創作理念。而這段期間，盛行於日本的「普羅美術」思想，徹底影響了洪瑞麟。

●所謂「普羅」，就是平民的意思。在當時，因為經濟型態的變化，社會間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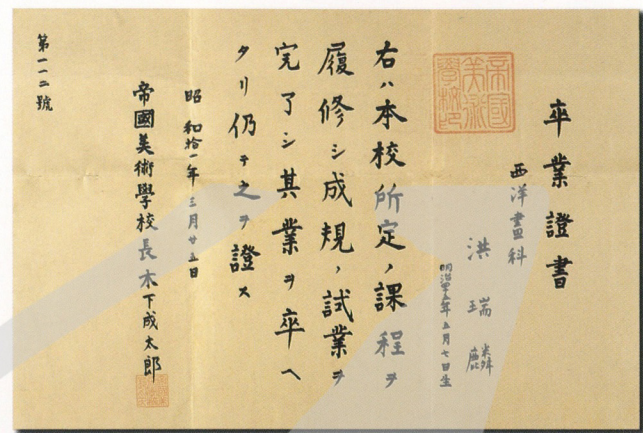
貧富差距非常明顯，有權有勢的人掌握了大部分的財富，貧苦的大眾卻窮不聊生。因此在歐洲，許多藝術家本著悲天憫人的浪漫情懷，用創作來歌頌勞動人民的偉大，希望把繪畫的重心，從上流社會移轉到下層階層來。像米勒，就是其中的代表。



2-37 1936年，洪瑞麟於畫室內留影，身後油畫作品「慈幃」，曾榮獲第十屆台展台日賞。



2-38 氣宇軒昂的洪瑞麟



2-39 1936年，洪瑞麟從帝美畢業。這是一張不同於今日印刷字體的畢業證書。



2-40 1936年5月，洪瑞麟（前排右起三）於帝美畢業時，參加「帝美三十六年展」，並和同學合影。







2-41 洪瑞麟 朝妝 1934年 畫布·油彩 91.5×72.5公分

這件作品曾入選第十二屆春陽會，以三〇年代閩南式店舖裡古色古香的擺設為背景，著紅衣白裙為人梳髮的是畫家的弟媳，著綠衣紅圈白底裙的是畫家的妹妹。藍白相間的布幔半掩編蓆的紅眠床，地面鋪的是傳統的紅色磚，六角形的多色釉陶几上豎著一面鏡子。女孩們光腳坐著，一個雙腳踏在椅子上認真地編髮，另一個則靜靜地盯著鏡中的自己看。



2-42 洪瑞麟 武藏野的春天 1934年 畫布·油彩 73×91公分

華美如織的菜圃，和直立的樹木架構出畫面裡的三度空間；而來自春天的訊息，由繽紛的色彩訴說。







2-43 洪瑞麟 雪地上的行人 1935年

幾個小孩在遠處嬉戲玩耍，一位大伯叨著煙斗在旁靜靜觀看，而負重的行人正要繞過你往前走去呢！洪瑞麟就像是個攝影師，真實地記錄了眼中所見，心裡所感的平和大地。

●日本的美術家和歐洲的淵源很深，也時興這種平民美術的風潮，這恰好契合了洪瑞麟對美術創作的看法，也加深了他以美術服務平民的信念。

●清水多嘉示便是這股運動中的健將。洪瑞麟的畫風一向樸實真切，經過清水先生的啟示，他開始強化筆觸的力量，積極捕捉人物的動態，並且透過人物的面容傳達真實的情感。

●為了徹底實踐平民美學的理想，畢業後的洪瑞麟又回到日本，遠赴日本東北部寫生，一直到一九三八年才回到台灣。這兩年總共畫了四大本的素描，大

都是在天寒地凍裡，不畏風寒下所畫的雪景。其中以山形縣的貧民畫得最多，有年老的農民、勤奮的婦女，也有窮困的小孩。有的在雪中蹣跚行走，有的身披大衣，或是聚市趕集，或是瑟縮而立，描寫得淋漓盡致。

●這次的寫生對於洪瑞麟幫助極大，他不只體驗了人類在大自然中謀求生存的堅定意念，日後也用這種速寫技法，畫下了眾多的礦作品。

●平民美術的思想在洪瑞麟的心中至此根深蒂固，從此也奠定了他的創作特色。



2-44 洪瑞麟（右）與友人合影於其作品「山形人物」旁。



2-45 洪瑞麟 山形雪地 1937年 紙·彩墨 27×28公分

以留白的方式處理雪景，以速寫的方式生動地掌握人的動態表情，更在灰冷色調中襯點暗紅色，使浮世繪般的平面表現多了些變化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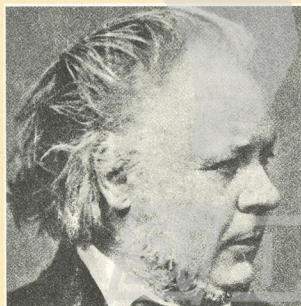
# 普羅美術

「普羅」直接音譯自「Proletariat」，意指「無產階級」，或引伸為廣大的「勞動者」。「普羅」的文藝思潮自一八四〇年代的歐洲即已發生，例如寫實主義畫家米勒、庫爾貝，和諷刺漫畫家杜米埃，以及後來的羅特列克、盧奧等，都是「普羅美術」的創作者。他們從一般中產階級的審美趣味，轉而以普羅大眾的勞苦生活為主要的關懷對象。

2-46 盧奧 苦難的象徵 (選自「悲慘世界」) 1922-23年 石版

盧奧是二十世紀法國主要的表現主義畫家，其風格成形於對宗教和社會的眷顧，多用暗紅與藍色作大膽劈斫，並以有力的線條勾勒出陰鬱的形象。突出的成就，繫於作品中偉大的獨立面目。

「盧奧作品的內涵有著『天人合一』的至高而雄偉的精神，能把西歐的現代造型意識建築在作品中，並能蘊蓄著東方的禪宗精神；把粗獷的黑線條顯出『水墨』的韻味，題材能把各樣的『人間相』痛快淋漓的描出，更能創作出苦難的人生，提昇到美的、宗教的境界，張張扣人心弦。……如果說他曾影響我的作品，則不在形似，而是潛在無形的意識中。」(摘自 洪瑞麟「我最喜愛的一幅畫」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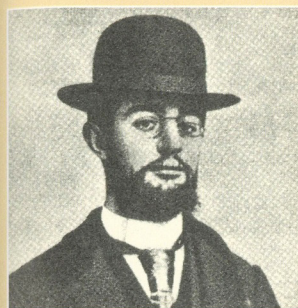


2-47 杜米埃 (Daumier, Honoré 1808~79)

法國畫家及諷刺漫畫家。他的漫畫作品辛辣地譏諷政治的不平等，油畫題材也集中於諷刺社會現象，描繪勞苦民眾的生活百態。



2-48 杜米埃 三等車廂 1863~65年 油畫 65.4×90公分  
以充滿人道主義的筆觸，繪出人類內心的孤獨與疏離。



2-49 羅特列克 (Toulouse-Lautrec 1864~1901)

法國畫家。幼時不幸折斷雙腿股骨，自此發育不良。個子矮小，甚至模樣有點滑稽的他，最後在藝術裡找到自我存在的意義。描繪紅磨坊舞女的作品，滿懷他對人道的同情與尊敬。



2-50 羅特列克  
拉克柳進入紅磨坊  
1892年 80×60公分



2-51 庫爾貝 (Courbet, Gustave 1819~77)

法國的寫實主義畫家。他認為藝術必須描寫真實的現象，工人、農人是作畫最高貴的題材，而當時那種「矯揉造作」的藝術必須結束。不同於當代的浪漫主義者，激烈的批判作風，引起了很多的爭議，也造成他晚年牢獄不斷，病逝他鄉的淒涼命運。



2-52 庫爾貝 採石工人 1894年 (毀於1945年) 油畫 160×259公分





2-53 洪瑞麟 山形市集 1937年 畫布·油彩 120×162公分

一九三七年，洪瑞麟到同窗好友細梅久彌的故居，日本東北部偏僻的山形縣村莊。畫了一個月的雪景，完成了四大本的素描簿。之後根據這些素描簿，重新組合成這幅油畫。洪瑞麟曾提及「留學日本的幾年，最令我感動的，不是那裡的櫻花，不是清淺的溪流，而是天寒下蕭瑟的勞動者」。這幅畫正清楚地闡明了他的意念，恭謹地描繪了在清冷的雪地中聚集，披著頭巾，裹著毛氈，忙於買賣的純樸農民。（1979年拍攝）



2-54 細梅久彌（中間執旗者）出征時，親族送行的場面，洪瑞麟也在隊伍之中（第二排右起第一人）。



2-55 修改後的「山形市集」

洪瑞麟的作品有數千張，但像這幅百號的油畫卻是相當少見的大作。由於歷時久遠，畫作本身難免斑剝殘舊，除了請專家修復外，洪瑞麟自己也作了更改。最顯明的是前景居中瑟縮的農民，在五十幾年後，洪瑞麟幫他加上了白鬍鬚，還逗趣地說：「我老了，他也應該老了！」如果仔細看，圖的右上角還多了一個人，左下角還有新的簽名呢！



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2-56 洪瑞麟 山形雪景  
1938年 油畫 59×71公分  
肩負雙擔的勞動者，  
行走於白雪皚皚的蒼茫大地，  
沈重的步履留下了一畦畦的腳印。  
雪地雖冷，但這是他溫暖的家。

1938

